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可惜無聲

齐白石草虫画精品集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北京画院 学术丛书

可惜無聲

齐白石草虫画

精品集

北京画院 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可惜无声 齐白石草虫画精品集 / 北京画院编.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94-1451-2

I. ①可… II. ①北… III. ①草虫画—作品集—中
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251 号

可惜无声

齐白石草虫画精品集

KEXI WUSHENG

QI BAISHI CAOCHONG HUA JINGPIN JI

编 著: 北京画院

出 版 人: 彭庆国

终 审: 姚震西

策划编辑: 姚震西

责任编辑: 林增雄

封面题字: 王明明

装帧设计: 王学军

责任校对: 尚永红 梁冬梅 张瑞瑶

审 读: 陈小英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编: 530023)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

印 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41.75

出版日期: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4-1451-2/J · 2453

定 价: 480.00 元

目 录

002

序

王明明

004

可惜无声

齐白石草虫画研究

吕 晓

022

此处无声胜有声

论齐白石的草虫册页作品

周 蓉

035

作 品

525

画 稿

565

合作画

599

“可惜无声

——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之二”展览综述

北京画院美术馆

606

作品索引

目 录

002

序

王明明

004

可惜无声

齐白石草虫画研究

吕 晓

022

此处无声胜有声

论齐白石的草虫册页作品

周 蓉

035

作 品

525

画 稿

565

合作画

599

“可惜无声

——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之二”展览综述

北京画院美术馆

606

作品索引

序

1957年齐白石以97岁的高龄去世后，家属遵照老人的遗愿，将家藏作品捐献给国家。由于齐白石是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的荣誉院长，因此，这批作品后来划归北京画院保管。多年来，北京画院精心守护这批艺术珍品，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未散佚。进入新时期后，我们开始整理、出版、展示这批作品。2005年，北京画院美术馆开馆，在第三、第四层常设“齐白石纪念馆”，依托院藏的两千余件齐白石藏品，分十个专题对之进行展览。第一个展览便是齐白石的草虫，将尘封多年的齐白石草虫画向社会全面展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此后，我们每年做一个齐白石的专题展。2014年1月，随着“人生若寄——齐白石的手札情思展”的开幕，我们完成了院藏齐白石作品的第一轮完整展示。

经过十年对齐白石作品的展示与研究，我们进入到齐白石研究更系统、更深层次的阶段：整合社会资源，对齐白石艺术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寻找他从木匠到艺术巨匠的艺术规律，使研究者、观众和收藏家把握齐白石的艺术特征，为鉴定齐白石的作品积累经验，也为艺术家认识齐白石如何去表现他关注的对象创造条件。当第一轮院藏齐白石作品展示完成后，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利用院藏作品和“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交流。我们决定不再重复以往的展览方式，而是寻求与全国重要收藏单位合作，共同策划举办全新的齐白石专题展览，并出版画集。

新一轮专题展和专题研究的第一个选题仍然选择齐白石的草虫画，并以1942年齐白石创作的一套草虫精品《可惜无声》作为展览和画集的名称。一方面是因为今年是北京画院美术馆开馆十周年，齐白石纪念馆内举办的第一个齐白石专题展是草虫。另一方面，齐白石的草虫画风格独特：他笔下的工笔草虫栩栩如生，形态的逼真无以复加，实不输于真实世界的草虫；他的写意草虫虽寥寥数笔，仍生动传神。最为可贵的是，他将大写意的花卉和工细的草虫完美结合，不仅将中国画工笔与写意两种表现形式发挥到极致，而且符合他对于中国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不仅普通百姓喜爱，也为精英文人所欣赏。工笔草虫在画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动静结合，看似无声，却仿佛可听见虫鸣。

在这些微小平凡的草虫中饱含了老人深沉的同情与爱怜，每每观之，往往令人动容。齐白石的草虫既来自于儿时的记忆，更来自于细致入微的观察，这是决定他的草虫与众不同的内在因素。北京画院珍藏有大量齐白石的工虫画稿，我们曾请昆虫专家来做昆虫鉴定，发现只有几个品种是南方特有的，其余都是北方的昆虫，包括老北京所熟知的灶马、土鳖、拉拉蛄（蝼蛄）等，可见齐白石到北京后仍然对昆虫的表现有深入的研究。每次展览齐白石的草虫画稿，我们都会在画旁放置放大镜。在放大镜下，你可以发现，他对工虫的表现不是概念化的，比如他画螳螂前臂上的大刺和蝗虫后腿上的尖刺用笔和形态就完全不同。他笔下的草虫不是僵死的标本，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他的观察力和表现力令人惊叹。因此，如果要鉴定齐白石草虫画的真伪，我觉得主要是看表现得是否概念化，是在画标本还是画活生生的昆虫。

画册的编辑出版得到中国美术馆、捷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广州艺术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公司、荣宝斋、朵云轩、上海龙美术馆等国内外多家收藏单位的支持，汇集了齐白石各个时期的草虫画精品。在画册的编辑上，为了完整地呈现齐白石草虫画的发展脉络和各阶段的特征，使观者更全面地认识齐白石草虫画的艺术魅力与价值，作品不再按草虫的类别来分类排列，而是按创作年代排序，部分无年款的作品根据风格归入相应的年代。除作品外，还收录了部分北京画院珍藏的齐白石工虫画稿，以便读者从微观上欣赏齐白石草虫画纤毫毕现的细节与生动传神的表现。合作画部分收录了齐白石与弟子的合作画，以便展示弟子对于齐白石草虫画的传承及各自不同的特点，为认识齐白石草虫画的代笔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王明明

乙未初秋于潜心斋

可惜无声

齐白石草虫画研究

吕 晓



图 1

2015年9月，北京画院联合全国多家收藏机构共同主办“可惜无声——齐白石笔下的草虫世界之二”并出版画集，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齐白石专题展，齐白石各个时期、不同形态的草虫精品首次汇聚北京画院美术馆，对于我们研究齐白石草虫画的师承与演变，认识其风格特征甚至传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笔者借编辑画集的机会，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重新梳理，纠正了一些误读，丰富了部分认识，特作此文，敬请方家指教。

一、齐白石草虫画的师承与演变

据齐白石本人回忆，他早年随外祖父上私塾时就非常喜欢画画，常在描红纸上画老渔翁、花草虫鱼和鸡鸭牛羊，这些都是与他的童年生活息息相关的题材。1882年，20岁的齐白石得到一部乾隆版彩印的《芥子园画传》，第三集中的十几种白描草虫无疑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画法范本¹。1889年，齐白石拜胡沁园为师，他说：“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数件胡沁园的工笔花鸟画，花卉或工笔，或为没骨小写意，禽鸟则完全以传统的勾勒填色法为之，刻画入微，工谨细腻。可惜目前尚未见到胡沁园直接画草虫的作品，因此很难知道其面貌²。1914年，在胡沁园去世后12日，齐白石题尊师的《花鸟》扇面〔图1〕云：“沁园师花鸟工致，余生平所学独不能到，是可愧也。”

那么，齐白石早年在湘潭当地可能接触到的草虫画会是什么状态呢？湖南省博物馆藏有尹和伯的《花卉草虫图》〔图2〕，从构图到用笔、敷色都非常严谨，描绘了一派菊花在风中摇曳，草虫蝴蝶在周围盘桓的春日景象。画中以工笔绘有菜粉蝶两只，红菊上趴一只螽斯，菊下有三只飞翔的蜜蜂，石间鸭跖草旁还有一只轻盈娇小的豆娘。草虫描绘工细而不乏生动，尤其是画出了蜜蜂双翅的扇动和豆娘欲落又止的动感。尹金阳（1835—1919），字完白，一作和伯，号完白山人，湖南湘潭人。工画花卉、草虫，尤工画梅，学元人，缜密工雅，有冷逸神韵之趣，著称于时，又善临摹古画。齐白石、曾纪泽、陈师曾、杨钧、杨世焯等曾从之习画。

图1 花鸟/胡沁园
团扇 绢本设色
尺寸不详
无年款
辽宁省博物馆藏

晚年致力于湘绣，湘绣乃因其扬名³。“有文名，曾国藩甚重其人”⁴。以前只注意到齐白石对尹和伯墨梅的学习，从尹和伯这件《花卉草虫图》来看，齐白石早年很可能受到尹氏草虫画的影响。

遗憾的是，齐白石早年的草虫画现在已经很难见到，近十几年来出现了一批私人收藏的所谓齐白石早期工笔草虫很可能都是伪作，包括那套曾经收录在《齐白石全集》第一卷(1996年，湖南美术出版社)中的22开《工笔草虫册》，其后的大段题跋和“八虫歌”迷惑了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均将其视为齐白石早期工笔草虫的代表作。但笔者近期的研究已经基本将这类作品全部排除了⁵。还有一些根据齐白石题跋而被推断为早期的作品其实很可能并没有那么早，比如1930年赠给女弟子王妙如的那套《工笔草虫册》(荣宝斋藏)，未开题：“余初来京华时画，捡赠妙如女弟一笑。”齐白石“初来京华”是1903年，但细观此画已十分成熟，不像是40岁左右的作品，很可能是齐白石1930年左右所画，因他此时已年近古稀，不愿再为工细劳神的工笔草虫，为了避免索画的麻烦，而故意推说是以前的画作。

只有寻找到可靠的齐白石早年工笔草虫作品，才能正确认识其早期草虫画的特点。现在唯一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便只有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花卉蟋蟀》〔图3〕，从落款的楷书风格来看，很可能作于1902年远游西安之前。该画以恽南田一路没骨法画秋海棠，小写意画两只蟋蟀，虽然蟋蟀部分有些残损，但仍能感受到生动传神的表现，似乎已经超越了尹和伯。这种超越得益于他对自然界昆虫细致的观察与写生。

齐白石的忘年交黎锦熙在《齐白石年谱》1902年“按”语中曾记载。

辛丑(1901年)以前，齐白石的画以工笔为主，草虫早就传神。(因为他家一直养草虫：纺织娘、蚱蜢、蝗虫之类，还有其他生物，他时常注视其特点，做直接写生的练习，历时既久，自然传神。)到壬寅四十岁，作远游，渐变作风，走上大写意的花卉翎毛一派(吴昌硕开创之)。民初学八大山人(书法则仿金冬心)，直到民六、民八(1917年、1919年)两次避乱，定居北京以后才独创红花墨叶的两色花卉与浓淡几笔的蟹和虾。⁶

黎锦熙(1890—1978)，语言学家、教育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黎松庵之子。黎、齐两家为世交，黎锦熙4岁时便与齐白石相识，10岁时成为齐最小的诗友，与齐是近60年的忘年交，曾帮助齐白石进行诗词联语的收集、整理、结集、出版。1948年，曾与胡适、邓广铭编著《齐白石年谱》。其《劭西日记》中有关于与齐交往的记载。黎锦熙熟悉齐白石的早年生活，其说当可信，而且他对齐白石画风转变过程的概括与分析也是相对精确的。此外，龙龚在《齐白石传略》中也提到



图2



图3

图2 花卉草虫图 / 尹和伯

轴 绢本设色
94.2cm × 33.5cm
无年款
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3 花卉蟋蟀

团扇 纸本设色
直径 24cm
无年款
辽宁省博物馆藏

齐白石在幽居时期曾捕养过许多昆虫：“蟋蟀、蝴蝶、螳螂、蚱蜢……无不应有尽有。”为达到“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直接写生是第一窍门：

从1909年到1919年的11年，速写地或工细地画在毛边纸上的画稿，最少也在一千张以上。每个画稿都不出一张信纸大，有的画几只虫，有的画一只鸟，有的甚至是打乱了的花瓣或折下来的树叶，每一张都附记月日，作些题识。画稿的日积月累表明创作经验的日将月就，只可惜表现在整幅作品中，齐白石还不敢把来自写生的表现方法大胆地用进去，因而冷逸有余，生动不足，倒不如画稿有真功夫，把这个真功夫集中运用于创作，是他定居北京后“衰年变法”时事……⁷

说明齐白石在幽居时期曾对草虫进行过大量的写生。龙龚即胡文效(1919—1972)，是胡沁园之孙，1949年后与齐白石三子齐子如同在东北博物馆工作，与齐白石关系甚密。他利用胡、齐两家的世交，致力于收集齐白石的作品，尤其收集了大量齐白石早年的作品。龙龚也是较早对齐白石的生平及艺术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的著作虽有时代局限，但对齐白石早年生活的叙述却极为丰富生动，保存了不少珍贵资料，因此他的说法不可忽视。

但是，齐白石的门人张次溪在《齐白石的一生》中又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至于他的草虫，据别人说，是从长沙一位姓沈的老画师处学来的。这位老画师画草虫是特有的专长，生平绝艺，只传女儿，不传旁人。他结识了老画师的女儿，才得到了老画师画草虫的稿本，他的草虫，后来就出了名。这大概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己亥)的事。他在60岁时(1922·壬戌)，从家乡回京，带来了早年画的草虫稿本，人家就纷纷请他画草虫了。⁸

但这种说法是张次溪听别人说的，并未得到齐白石本人的证实，而且张次溪接着又说：

他的《壬戌杂记》里有一篇短文说：“余十八年前为虫写照，得七八只。今年带来京师，请樊樊山先生题记。由此人皆见之，所求者无不求画此数虫。因自嘲云：折扇三千纸一屋，求者苦余虫一只。后人笑我肝肠枯，除却写生一笔无。”他画的草虫，确是有笔有墨的写生，不是一味地专在纤巧工致方面用功夫，像“描花样”似的没有生气。

似乎他也认识到齐白石的草虫画得如此生动，并非只来自于学习别人的画稿，

而主要来自写生。张次溪(1909—1968),诗人、民俗学家。民国九年(1920年)随父初次拜访齐白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拜齐为师,并协助齐编订《白石诗草二集》。次年始,为齐笔录口述笔记,1962年整理出版《白石老人自述》,又根据笔录撰成《齐白石的一生》一书,两书从不同角度记述齐白石生平(所记均稍有误差)。不过张次溪还是有一点小的错误,就是他说的《壬戌日记》实际上是《庚申日记》,而且笔者在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庚申日记》(1920年)五月十九日记载中找到了完全相同的一段话。《庚申日记》的这段记载说明他的草虫更多来自于自己写生的画稿。《庚申日记》六月初六还记道:“补前六日。初一日画记记云。螳螂无写照本。信手拟作。未知非是。或曰大有怒其臂以当车之势。其形似矣。先生何必言非是也。余笑之。”可见齐白石是在1920年从家乡带回早年的画稿,而这些画稿是他自己在1902年左右对草虫写生所得,而非学沈姓画师的草虫稿本。在时间上倒是和黎锦熙的叙述相合,证明齐白石在“五出五归”之前的确已经开始对草虫写生。因此,他为师母所绘蟋蟀才如此生动传神。

齐白石十年幽居期间的工笔草虫极难见到,这可能是因为1902年至1909年间齐白石“五出五归”,不仅开拓了眼界,结识了一批对他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师友,并开始喜欢画山水。当他见到八大、孟丽堂等人的画作,更加醉心于写意花鸟画,而对拘于形似的工笔细写视为畏途。因此,这一时期他画写意草虫很可能多于工笔。如作于1911年至1914年之间的《秋虫》(辽宁省博物馆藏),1915年的《芙蓉蜻蜓》(湖南省博物馆藏)等基本上都是写意画,非常简练传神。

在过往研究中,论者多根据《白石老人自述》认为,齐白石初来北京时,因学的是八大冷逸一路,不为北京人所爱,卖画生涯极为寥落。陈师曾劝其自出新意,变通画法,于是齐白石开始“衰年变法”,自创红花墨叶一派,1922年,陈师曾将齐白石的画作带至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而一举成名。近几年来,随着齐白石日记、遗物及众多作品的整理,我们发现,其实他在北京受到肯定的首先是他的草虫。

陈师曾在一封信中写道:“久未相见,闻先生归志浩然,不知行期已定否?湘中乱犹未已,何必急整行装耶!印昆先生命弟画花卉一幅,须烦大笔添草虫于其上。我两人笔墨见重于印老,亦奇也。”⁹1917年5月,为避家乡兵灾,齐白石应樊樊山之邀第二次来到北京,九月底,听说家乡战事稍定,又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从信中内容来看,陈师曾此信很可能作于1917年9月之际。当时周大烈(字印昆)请陈师曾画花卉,齐白石添草虫。说明此时他的草虫在北京已经闻名。回到家乡的齐白石发现家乡的兵祸更烈,不得已于1919年3月,再次回到北京,并决心定居于此。次月,周大烈便在送给他的对联中写道:“欢喜自生金石契,空闲时得虫鸟情。齐萍老来游京师,见所作花草虫鱼,叹为别其天中,体物入妙,非画家能及。”¹⁰说明当时在齐白石的画作受到肯定之前,他是以篆刻和草虫画而获得认可的。同年八月,周大烈在送给齐白石的《自录七绝诗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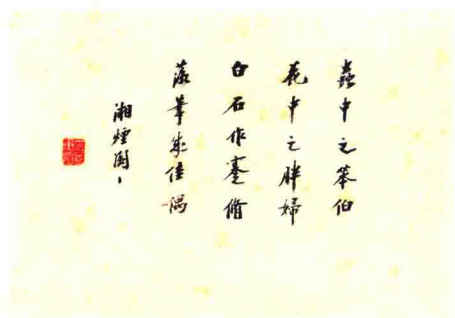


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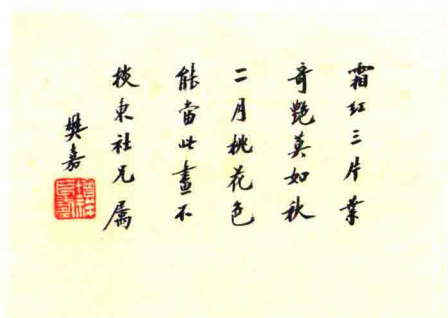


图5-2

四首行书扇面》的落款中也提到：“白石翁善花卉草虫。来游京门。”

尽管齐白石学习八大一路的写意画不为京城人所喜，但他那种工致传神的草虫却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喜爱与推崇，梅兰芳、尚小云、金城等各界名人甚至大军阀曹锟都纷纷请他画工虫，包括陈师曾、樊樊山、周大烈在内的文艺界的领袖人物的题赞对于确立齐白石在画坛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藏的一套十开的《花卉草虫》，以工笔绘草虫花卉，与辽博的团扇风格相近，而草虫更为工细传神，虽有个别略显板滞，但具有强烈的木雕感，画上题字为典型的抄经体楷书，与齐白石1917年的《借山吟馆诗草》风格一致，虽无年款，最后一开齐白石自题“天琴先生大人教正”〔图4〕，“天琴先生”即樊樊山，从风格上来看很可能作于1917年左右。1920年齐白石请樊樊山为自己的画稿题跋后，他的草虫画更是闻名京城。虽然这些经樊樊山题跋的画稿今已不存，但捷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收藏有一套创作于1921年的五开《草虫图册》〔图5〕，是齐白石为好友罗惇融所作¹¹。每开上方均有樊樊山的题诗，樊樊山在当时北京文化界的崇高地位无疑会提升齐白石草虫画的价值。

梅兰芳对齐白石的工笔草虫也极为推崇，1925年还正式拜师跟他学画草虫¹²。齐白石的《庚申日记》记载：

庚申秋九月，梅兰芳倩家如山约余缀玉轩闲话。余知兰芳近事于画，往焉。笑求余画草虫与观，余诺。兰芳欣然磨墨理纸。观余画毕，歌一曲

图4 花卉草虫（十开选二）

册页 绢本设色
19cm×23cm
无年款
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图5 草虫图册（五开选二）齐白石

册页 绢本设色
18cm×26cm
1921年
捷克布拉格国立美术馆藏

报之。余虽不知音律，闻其声悲壮凄清，乐极生感。请止之，即别去。明日赠以此诗。

这种工致的草虫也颇受市场的欢迎，从他历年的润格可以看出，凡画工致者画价必加倍。作为一个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不能完全忽视市场的规律。因此，应朋友之邀或在买画人的要求下，也画过一些完全工笔的草虫。如1920年所作的《草虫四条屏》（荣宝斋藏）和1921年为北洋军阀曹锟绘制的《广鹵风图册》（王方宇藏）7开^{〔图6〕}，都画于绢上，纯为工笔，以色彩为主，极少用墨。

齐白石的草虫画在1920年后便受到广泛的欢迎，而他自己觉得自己老眼昏花，还要画这种工细的作品，有些苦不堪言，因此不时在画作的题跋中借机发牢骚、倒倒苦水。1921年他为梅兰芳画《花卉草虫》十开（北京市文物公司藏），他便在第三开题跋道：“余素不能作细笔画，至老五入都门，忽一时皆以为老萍能画草虫。求者皆以草虫苦我，所求者十之八九为余友也。后之人见笑，笑其求者何如。白石惭愧。”他在1924年至1926年间的《白石诗草》中曾云：“余平生工致画未足畅机，不愿再为，作诗以告知好：从今不作簪花笑，夸誉秋来过耳风。一点不教心痛快，九泉羞煞老萍翁。”¹³他也时时感到两种画法的矛盾，以及达到形神俱似的难度。他在1922年的日记中写道：“大墨笔之画，难得形似；纤细笔墨之画，难得神似。此二者余尝笑昔人，来者有欲笑我者，恐余不得见。”¹⁴最终他悟到：“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形神俱见，非偶然可得也。”因此，经过前一段时期的写意草虫创作，他在20年代初期的工笔草虫在写实的基础上更为传神。此后，他的工虫画反复经过“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的过程，最终达到“形神俱见”的高度，他的工笔草虫虽极写实，却不是死的标本，充满生机与活力，虽细致入微，却又高度概括，精练而不失之琐碎。同时，他还尝试着对中国传统的工笔草虫画进行了变革，将工虫与大写意花卉结合起来，最终创立了“工虫花卉”的独特样式。

1924年左右，齐白石不仅完成了自己的“衰年变法”，其草虫画精品也极多，如三月为诗人李释戡作《草虫册页》四开（荣宝斋藏），五月有两件落“布衣齐璜呈”款的《佛手昆虫》（中国美术馆藏）和《花卉草虫四条屏》（荣宝斋藏）很可能是为大军阀曹锟所绘。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八开、中央美术学院收藏的十二开和北京画院收藏的十开草虫册页都呈现出极高的艺术水准，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趋于成熟。比如北京画院收藏的《草虫册页》^{〔图7〕}有两种风格，或工笔或写意，工、写两种画法很和谐。构图虚实相宜，多样、均衡而自然。他在草虫册页十开之十《蝗虫》上题：“此册之虫，为虫写工致照者故工，存写意本者故写意也。”此外，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两套草虫册页皆以工笔画草虫，花草则间用粗



图6



图7

图6 广鹵风图册（七开选二）/ 齐白石
册页 绢本设色
25.4cm × 32.5cm
1921年
王方宇藏

图7 草虫册页（十开选二）/ 齐白石
册页 纸本设色
39cm × 32.5cm
1924年
北京画院藏

笔大写意与勾点结合的小写意，已是典型的“工虫花卉”的面目。

到了30年代，齐白石的工笔草虫已经出神入化，如绘于“奉天有事之年”（即1931年）的《花草工虫册页》十开（北京荣宝斋藏）和作于1937年的《杂花草虫册》¹⁵十二开（中国美术馆藏）均为30年代的精品。1944年题跋的《工虫册》¹⁶二十开（中国美术馆藏）虽未记载具体的作画时间，但所画的草虫在写实的基础上增强了写意性，因此更为生动自然，创作时间当在40年代初期。40年代中后期及50年代，暮年的齐白石仍有不少工虫作品，据推断基本上是在早年的工虫画稿上添写意花卉而成，工致入微而活灵活现的草虫配上潇洒老辣的大写意花卉，将中国画工与写意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由于生理的原因，受到视力的限制，一般画家到了老年很难再画工细之作，北京画院藏齐白石62岁时画的十开《草虫册页》第八开便宣称：“客有求画工致虫者众，余目昏隔雾，从今封笔矣。”齐白石30年代的润格（辽宁省博物馆藏）中也写道：“余年七十有余矣，苦思休息而未能，因有恶触，心病大作，画刻目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自必叩门人少，人若我弃，得其静养，庶保天年，是为大幸矣。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还、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病急。余不求人介绍，勿望酬谢。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山水、人物、工细草虫、写意虫鸟，皆不画。”似乎他到70岁后就不再画工细草虫。但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齐白石很多画于30、40年代的工虫精品，甚至还有50年代的作品。从北京画院藏的这批草虫画稿和娄老的回忆来推测，它们很可能是齐白石在早年的画稿上添景而成。

齐白石到底什么时候仍能画工细草虫，由于老人仙逝已久，与其有直接交往的友人、弟子多已作古，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齐白石的四子齐良迟回忆道：

（抗战期间）父亲对外是“绝画”，实际是闭门作画。他这几年画了不少工笔草虫：蚱蜢、蜜蜂、蝴蝶……生动传神，呼之欲出，让人看了爱不释手。后来，日本人投降后，父亲又开始卖画生涯，便把这些工笔草虫一张张补了景。¹⁷

龙龚也提到齐白石“抗日战争中，以闭门为远祸之计，又画起工致草虫来。所作如螳螂、蚱蜢、蝴蝶、鸣蝉之类，纤微毕显而又栩栩如生。看到那么多飞舞跳动的小昆虫，真担心它们要飞出纸外，跳到身上来。这种创造的登峰造极，约在他65岁到80岁的15年之间。80岁以后，由于目力的衰退，工细草虫就画得很少了。”¹⁸如果是这样，那么80岁前后的齐白石还能够画工虫。

二、齐白石草虫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

作为传统花鸟画的重要题材，草虫一直为历代画家所钟爱。从商周青铜器上



图 8



图 9-1



图 9-2

装饰性的蝉纹开始，到东吴曹不兴误落墨画苍蝇引孙权弹之的传说；从宋代院体绘画在“格物致知”观念影响下的写实入微的创作，再到明清的大写意花鸟画，都不难寻找到草虫跳跃欢鸣的身影。中国历代都不乏擅画草虫的名家，工笔如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北宋赵昌的《写生蛱蝶图》，南宋佚名画家的《豆荚蜻蜓》〔图 8〕、《葡萄草虫》、《青枫巨蝶》、《晴风蝶戏》，明代戴进的《蜀葵蛱蝶图》，清代蓝涛的《杂画册》以及马荃借鉴西方绘画的《花鸟草虫图册》；写意如明代孙隆的《花鸟草虫图册》〔图 9〕，清代八大山人的《瓜果草虫图》，华岳的《瓜果草虫图》、《荔枝天牛图》等。但是他们或擅工笔，或重写意，很少像齐白石那样将工笔与写意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而且在历代画家的笔下，草虫仅是花草的点缀而已。在齐白石的画中，草虫虽与真虫大小无异，却成为真正的主角与视觉中心。齐白石的草虫画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以工笔画虫，配以大写意的花卉；其二是工虫配上同样工致的贝叶，即他特有的“贝叶工虫”；其三是草虫与花卉全为写意的形式。第一种便是齐白石的独创，工虫极工，背景极写意且极简，两者拉开适当的距离，其效果就像摄影中的微距，主体在虚化的背景中显得非常突出，自然成为视觉的中心。

齐白石草虫画绘制的程序有多种情况：第三种花与虫皆为写意的很可能是先画花卉再添虫，但绘制时间间隔不会太长；前两种绘制的顺序则比较复杂，那些花卉与草虫留有一定距离的一般先画虫再画写意花卉，虫与花卉枝叶有重叠关系的作品则有多种处理方法，以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一套 1920 年创作的十二开《草虫册页》为例，第十二开“落花甲虫”〔图 10〕明显就是画好草地和落花之后再添画甲虫；而第一开“蕉叶秋蝉”〔图 11〕则是画完秋蝉之后再添画蕉叶的叶茎，中间有多次补笔的痕迹，显得还不够熟练和自然，这一问题到后期基本得到解决；有时他会在花叶上让出虫的位置，再通过补笔使之自然融合，使虫像是真的趴在花叶上一样。到晚年，随着视力的下降，齐白石的草虫不可避免地出现代笔现象，他很可能让弟子帮他先画好与枝叶不发生关系的虫身，自己当着客人的面亲笔添画花卉枝干，最后补上与背景发生关系的虫足，这类作品虫身和虫足的用笔就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图 10



图 11

图 8 豆荚蜻蜓（南宋）/佚名

册页 绢本设色
27cm×23cm 无年款
故宫博物院藏

图 9 花鸟草虫图册（选两开）

（明）孙隆
册页 绢本设色
22.9cm×21.5cm 无年款
上海博物馆藏

图 10 落花甲虫（草虫册页十二开之十二）/齐白石

册页 纸本设色
25.3cm×18.4cm 1920 年
中国美术馆藏

图 11 蕉叶秋蝉（草虫册页十二开之一）/齐白石

册页 纸本设色
25.3cm×18.4cm 1920 年
中国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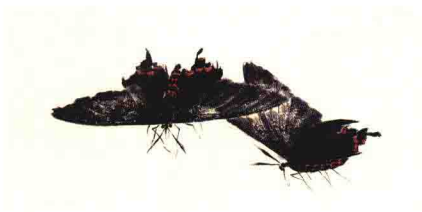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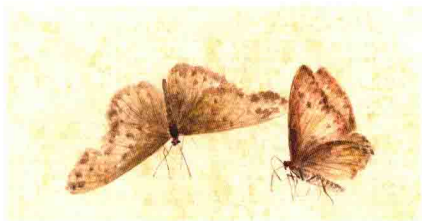


图 13



图 14



图 15

图 12 花与凤蛾（《工虫画册精品》八开之一）（局部）/ 齐白石

册页 纸本设色
34cm×27cm 1949 年
北京画院藏

图 13 菜粉蝶（局部）/ 齐白石

托片 绢本设色
17cm×24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图 14 熊蜂与蝇（局部）/ 齐白石

托片 绢纸设色
36cm×35.5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图 15 食蚜蝇（局部）/ 齐白石

托片 纸本设色
33cm×27cm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一生画过的草虫种类超过了以往的所有画家¹⁹，他笔下的草虫或精致入微，或写意传神，无论工与写，皆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尤其是他创造的独特艺术语言——工虫花卉，使那些过去作为花卉画点缀的草虫成为作品真正的主角和中心，饱含着画家对这些小生灵真挚的情感。齐白石一生画过的草虫种类极为丰富，包括蜻蜓、蚂蚱、蛾、蝉、螳螂、蝈蝈、蜂、蝇、蝼蛄、灶马、蝴蝶、蟋蟀、草青蛉、蜘蛛、土元、甲虫、荔蝽、蜻、瓢虫、天牛、豉甲等。有些种类的草虫还画出了下属的不同科类，比如蛾类包括灯蛾、凤蛾、尺蛾、天蛾、鹿蛾、螟蛾、蚕蛾、雀天蛾等，蜂类包括蜜蜂、马蜂、胡蜂、熊蜂等，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如果不是昆虫专家，几乎很难分辨。当然，齐白石并不是昆虫学家，他画这些草虫也不是画标本，虽然他无法准确地叫出各种昆虫的名字，但是他对每类昆虫的特征却有着非常精准的把握。比如他虽误将凤蛾当作蝴蝶，但蛾和蝶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他的笔下都非常明显，他笔下的凤蛾长着一对羽毛状的触须，向端部渐细，犹如美女弯弯的眉毛，而不像蝴蝶那样是端部膨大的棍棒状。凤蛾的腹部一般比蝴蝶粗壮，停息时也并不像蝴蝶那样将两翅翘起竖立在背上，它的翅呈屋脊状平覆在身上。〔图 12〕、〔图 13〕他还画过一种非常类似蜜蜂的食蚜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齐白石对两种昆虫之间非常细微的区别都进行了刻画。它们最主要的区别是蜜蜂有两对翅，食蚜蝇只有一对翅，后翅像苍蝇、蚊子等退化成了一对小棒槌形的结构，叫“平衡棒”。另外，蜜蜂的触角是屈膝状的，食蚜蝇的触角却是芒状的；蜜蜂的后足粗大，食蚜蝇的后足细长，和其他足没什么大的不同。齐白石常画写意蜜蜂，虽寥寥数笔，但两条后腿用笔稍重一些，有时还点一点黄色，就像是沾着的花粉团。而且食蚜蝇每足上均有细细的绒毛，又与其他苍蝇形成对比。

〔图 14〕、〔图 15〕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齐白石是一位大写意画大师，他自己也常说自己“粗枝大叶”，不拘形似。齐白石的工笔草虫却让我们认识到了齐白石的另一面，他在禀性中具有非常细腻的一面，具有超乎常人的精微观察力，他对物象既进行细致入微地观察，又高度概括，对各种草虫突出的生理特征了然于胸，即使是画大写意也不含糊。

1932 年，徐悲鸿为齐白石出版第二本画集（第一本是 1928 年由胡佩衡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初集》），在序言中说齐白石的艺术“致广大，尽精微……由正而变，妙造自然”。尽管齐白石早年临过《芥子园画传》，还有传说他的草虫来自沈姓画师的画稿，但是如果长期对草虫深入细致地观察与写生是很难达到这种“致广大，尽精微”的艺术境界。

有论者从齐白石的个别言论进行断章取义，认为他很少对草虫写生。比如作于 1920 年的《草虫册页》（中国美术馆藏）十二开之五《残叶蚂蚱》上便题跋道：“余自少至老不喜画工致，以为匠家作，非大叶粗枝，糊涂乱抹不足快意。学画

五十年，惟四十岁时戏捉活虫写照，共得七虫。年将六十，宝辰先生见之，欲余临，只可供知者一骂。弟璜记。”其实齐白石的目的是表明自己喜欢画写意画，而不喜画工虫。他在该套册页的另外两开便不断强调写生的重要性。如第六开《葡萄蝗虫》云：“此虫须对物写生，不仅形似，无论名家画匠不得大骂。”第十开《豆莢天牛》云：“历来画家所谓画人莫画手，余谓画虫之脚亦不易为，非捉虫写生不能有如此之工。白石。”又如1921年他题《蜘蛛》云：“辛酉四月十六日，如儿于象坊桥畔获此蜘蛛，余以丝线系其腰，以针穿线刺于案上，画之。”²⁰同年，他题《蜘蛛》云：“翅长三之二，头至翅三之一，膝与翅齐，此虫翅少短一分，画时留意。辛酉九月廿五日画于借山。”²¹这种写生活动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白石老人自述》便提到齐白石曾对张次溪说：“1931年，令弟仲葛、仲麦，还不到二十岁，暑假放假，常常陪伴着我，活泼可爱。我看他们扑蝴蝶，捉蜻蜓，扑捉到了，都给我作了绘画的标本。清晨和傍晚，又同他们观察草丛中虫豸跳跃，池塘里鱼虾游动，种种姿态，也都成我笔下资料。”²²说明他常对草虫写生。齐白石常说：“作画贵写其生，能得形神俱似即为好矣！”他也常要求学生多写生，曾对胡橐说：“你不要只注意学我的皮毛，而要多钻研，自己多写生。你画鸡，毛病在缺少写生的工夫。我对鸡仔细观察和研究的时间比画鸡的时间多得多，所以才能有神。”有一次，他看娄师白画螳螂，问他：“你数过螳螂翅上的细筋有多少根？仔细看过螳螂臂上的大刺吗？”“螳螂捕食全靠两臂上的刺来钳住小虫，但是你这大刺画的不是地方，它不但不能捕虫，相反还会刺伤自己的小臂。”²³可见他非常注重草虫体态和结构的细微观察，所以才能把它们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尤其在昆虫的须、翅、爪的刻画上更显精微独到。而且他还关注到草虫不同的性格，他在《壬戌杂记》记述自己58岁前后画蟋蟀时说：

余尝看儿辈养虫，小者为蟋蟀，各有赋性。有善斗者，而无人使，终不见其能；有未斗先张牙鼓翅，交口不敢再来者；有一味只能鸣者；有缘其雌一怒而斗者；有斗后触雌须即舍命而跳逃者。大者乃蟋蟀之类，非蟋蟀种族，既不善斗，又不能鸣，眼大可憎。有一种生于庖厨之下者，终身饱食，不出庖厨之门，此大略也。若尽述，非丈二之纸不能毕。

他笔下的草虫无一重复，各具情态，因此感人至深。仅仅对草虫写生很可能画成标本，齐白石的草虫是高度概括与提炼后的结晶，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画家胡佩衡曾在书中回忆齐白石画草虫的过程与方法：

画工笔草虫先要选稿，从写生积累的草虫稿中找出最动人的姿态，然后把无关的部分去舍加工，创造出精练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把这形象的